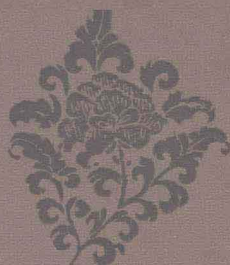


且介亭雜文

(註釋本)

魯迅



文什亭介且

魯迅

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且介亭什文

魯迅著

*

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電氣道一二五號十二樓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1965年5月版

[No. 3969]

精裝本定價 

出版說明

本書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定的初版本，并且参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杂志和报纸，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初版本中存在而为我们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时，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释，附在全書的后面，在正文中則标以1、2、3……的号碼。

本書最初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出版。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六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时，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这次試加的注释，不妥、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恳切希望讀者指正。

序 言

近几年来，所謂“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种种罪状的¹。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来，讀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証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鴻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現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現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們所憎恶的是內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

“死之說教者”²，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³，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⁴，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記于上海之且介亭⁵。

目 录

序言.....	1
---------	---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兩三件事.....	3
答国际文学社問.....	10
《草鞋脚》小引.....	12
論“旧形式的采用”.....	14
連环圖画瑣談.....	18
儒术.....	20
《看圖識字》.....	24
拿来主义.....	27
隔膜.....	30
《木刻紀程》小引.....	34
难行和不信.....	36
买《小学大全》記.....	38
韦素园墓記.....	44
忆韦素园君.....	45
忆刘半农君.....	51
答曹聚仁先生信.....	54

从孩子的照相說起	57
門外文談	6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82
中国語文的新生	84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87
“以眼还眼”	89
說“面子”	94
运命	97
臉譜臆測	100
随便翻翻	103
拿破侖与隋那	107
答《戏》周刊編者信	108
寄《戏》周刊編者信	113
中国文壇上的鬼魅	115
关于新文字	122
病后杂談	124
病后杂談之余	136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150
《集外集》序	151
阿金	155
論俗人应避雅人	160
附記	163
注释	169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¹

一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鸱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²，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办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鬃鬚，不过祭祀的时

候，却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³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麼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却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歷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于燒飯，善于點燈，也毫沒有成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着名人，至于引為希特拉燒書事件的先例⁴。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開電燈，烤麵包罷，那麼，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于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着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⁵。然而，這是謊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著放火的名人項羽在⁶，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台上出

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里每天点灯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类的东西已經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⁷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过中里介山⁸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記得那里面說，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欢迎他了。連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为未曾輸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載的胡适博士的談話里，有的說，“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徹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⁹不消說，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給中国之所謂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話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徹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

考据癖”的胡博士，該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錯，中国也有过謳歌了元和清的人們，但那是感謝火神之类，并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証据。如果給与一个暗示，說是倘不謳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們来謳歌。四五年前，我曾經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¹⁰，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統治之下，还覺得不滿么？那可連現在所給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識，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¹¹，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謳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汉的高祖¹²，据历史家說，是龙种，但其实是無賴出身，說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則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連民族也不同，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傳过那王道，但先生們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說。說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較為便当，而要做官，則不如称贊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記載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討伐之初，也有伯

夷和叔齐扣馬而諫，非拖开不可；紂的軍隊也加反抗，非使他們的血流到漂杵不可¹³。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別稱之曰“頑民”¹⁴，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綻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頑民，便将它弄得毫無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終于都沒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証明，則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还有者，是新藥。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談霸道为羞¹⁵，倘使生于今日，則跟着人类的智識範圍的展开，怕要羞談王道的罢。

三 关于中国的監獄

我想，人們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發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許多年間，专以代聖賢立言的“制艺”这一种煩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敗仗¹⁶，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錯誤。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開設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敗仗¹⁷之后，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學生們年年大鬧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錯誤，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么也沒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監獄，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也就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謂文明式的監獄。那是为

了示給旅行到此的外國人而建造，應該与为了和外國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屬於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給洗澡，也給一定分量的飯吃，所以倒是頗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發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監獄，則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獄的，所以不但禁錮犯人，此外还有給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錢，使犯人的家屬穷到透頂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應該。如果有誰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說話，便要受恶党¹⁸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該放犯人回家一趟，給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頗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說的官吏¹⁹。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別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見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輿論頗为沸騰了。有一位批評家²⁰，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憤慨了一下。受了所謂聖賢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圓滑，固然也令人覺得誠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見，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見了。

从別一条路想，監獄确也并非沒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語的人們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極少，偷兒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搶。即使打仗，也决沒有以監獄为目标，施行轟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釋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

是沒有的。当福建独立²¹之初，虽有說是釋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們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們倒反而失踪了的謠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則即使不是現在似的大水，饑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請求搬进去住的人們，也未必一定沒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

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傳者而关在南京的監獄里，也絕食了三四回了²²，可是什麼效力也沒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監獄的精神的緣故。有一位官員詫异的說過：他自己不吃，和別人有什麼關係呢？豈但和仁政并無關係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監獄有益的。甘地的把戲，倘不挑选兴行場²³，就毫無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監獄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沒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發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監獄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詳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講給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錯誤。听人說，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論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終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則不可。現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說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見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見，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畢業論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沒有希望这一面的。